

寬橋 · 空軍的黃埔

姜良仁

第一流的軍事教育

寬橋，這個杭州市東北滬杭火車約莫二小站的鄉鎮，它是江浙平原桑田的一部，絲綢之母——蠶的食糧供應中心。浙江大學農學院就擇址于此。空軍的搖籃——軍政部航空學校（中央航校前身，今空軍官校，）也在此間開始精選優秀青年，培植飛將軍，誠為空軍之黃埔。國父建革命軍，設軍校于黃埔，總統為抗日，設航校于寬橋，同為建軍史上劃時代之里程碑。

我國軍事實施科學化教育，航校是首創紀錄。當時，這個學校的學生，是一時精英，如美顧問上課，許多學生都能担任翻譯，百分之百名符其實的天之驕子。杭市的女生，都以能挽上航校學生的臂膀為榮。學生們草綠色軍服領上掛的「航校」「飛」的圓形領章，年青人都投以妒羨的眼光。航校成羣的黑色大巴士（當時杭市是首次出現這種新式的鉅型巴士）在西子湖畔亮相，西子湖好像邁進新的世紀，隆隆的機羣翱翔于杭州灣上空時，錢江湖彷彿響起救亡的怒號，豈止杭

州市容為之添色、抗日救國於此獲得新保證。然則，上述這些是表面的，缺乏實質的，現讓我來道些真正的精神所在。

鐵的紀律，這些學生，真正能做到「絕對服從，軍人沒有理由講的化境」。在飛行犯小錯時，教官不說話，只要用雙掌做做八字形的手勢，學生就會乖乖的接受立正的處罰，即風急雨驟不敢動彈。犯錯較重的，則被罰背保險傘循飛機場邊表現馬拉松賽跑（背這玩兒跑步，等于跑一步，敲一下屁股，着實不好受，若體格不好，半圈機場，就會昏倒）。犯錯更重的，則有由翁家埠機場（衛星訓練場）背保險傘步行數十里回校者。受罰者沒有不心悅誠服，由衷接受的。記得有一次開紀念週，毛邦初將軍訓話，他發現有一位學生張口打呵欠，他就以該生精神不振為由予以禁閉處分。此事在今想來，好像不合理，但當時紀律之嚴，概可想見。又四期學生在杭市貢院前梅東高橋營房入伍訓練，石邦藩大隊長，（後與日機在滬空戰，一手中達姆達姆彈而仍神勇以一手駕機安全返防，遂成為家傳戶曉的獨臂將。）在

一個寒冬的下午對全體入伍生訓話。當時航空署署長徐培根將軍（在渝時任陸大教育長，來台後任參謀次長，三軍聯大校長）陪德國一將軍來看航校教育，在隊伍後經過，石大隊長發立正口令敬禮後繼續訓話，此際沒有一個學生向後看或幌一幌頭，隊伍如銅牆鐵壁。事後徐署長電告入伍生大隊謂德國將軍對入伍生之軍紀嚴肅，出乎他之意料，讚賞不已。許為世界第一流的軍紀教育。德國軍人，最重實在，上面的讚許，豈可等閒視之，此亦軍紀嚴格另一佐證。

愛的教育，對學生之照顧無微不至，除郵票外，日常生活用品，甚至集體看電影，也由學校供應。廚房潔淨，蚊蠅絕無地位。廚師是由上海特聘的，一律着整齊西服，如今日圓山飯店之服務生。餐廳、寢室、教室、自修室一律紗窗紗門。寢室內之寢具、被褥、臥單等，每週洗一次，潔淨而美。自修室內有火爐，教室內有水汀。游泳池及各種運動設備十分齊全。四十年前有這樣現代化的生活，够得上稱貴族化了，其實，這是愛的教育到了家。

記得三期畢業開懇親會，凡畢業生的家屬（含父母兄弟姊妹）均被邀參加。眷屬們的交通，包用頭二等豪華火車接送。來杭後招待宿西湖濱最高級之旅館內（即今日之觀光飯店）。各眷屬并可乘飛機在西湖、杭州灣一帶上空盤旋一匝。每一家眷屬并可獲贈大綢一匹及一份杭州之名產。

擊敗世界一等強國

聚餐會舉行時，每個畢業生與其眷屬排在一桌。委員長今總統 蔣公及夫人親臨參加。聚餐進行一段時間，委員長夫婦親至每桌舉杯向畢業生家長敬酒。由畢業生起立介紹其父母兄弟等與委員長夫婦相見，狀至親切。由這裏可顯示自委員長以下各級航校部隊長都把學生當作親子親弟看待并惠及眷屬。我有一位同鄉的父親于參加懇親會後與緻勃勃的告訴人說：「蔣委員長夫婦居然親自來敬我的酒，我能獲這份殊榮，將來我的兒子即使為國捐軀，我也覺得甘心的了。」還有一位我的女同學，是畢業生的情人，她是以畢業生妹妹身份參加。（此時大陸尚未辦理國民身份證）事後，她說得更天真有趣：「我這一生再也找不到第二個情人能帶我親見委員長，并與他夫婦乾杯，我真懊悔沒有選這天結婚，請委員長夫婦做我們的證婚人……」。由家屬吐露出來的心聲，航校教育，已達到以校作家，以師作親的目標。

又毛邦初將軍主持教育時，在紀念週公開宣佈：「剋扣伙食，即剝削員生的生命」由他這警語，也可知航校是多麼注重學生的生活及營養。

不怕死精神，在委員長手訂的航校學生訓練第一條：「風雲際會壯士飛，誓死報國不生還。」又同訓條另一條：「……與目的物同歸于盡。」毛邦初將軍更強調：「航校學生不是學生而是學死的。」以上是指不怕死的教育而言。接着要說的，航校學生有什麼不怕死之事實呢？回憶當年飛機性能甚差，安全問題，不知要比現在差好多倍，但沒有一人怕上天的。縱然一架飛機在附近血淋淋的失事或在半空火光融融的墜毀，但其他同學絕不受影響，毫不猶豫又起飛參加飛行訓練。剛才悲切切的參加失事同學的追悼會，轉身又氣昂昂隨教官操駕駛桿。赴機場時，是活生生的伙伴，回頭來他已默默的殉學。在醫院方威威慰罷傷友，返學校又雄糾糾的追雲逐風。學生們對週遭的橫逆視若無睹，這不是他們對死神威脅失去敏感，而是他們志切掌握習飛的機會，及早達成抗日救國的心願。這種不怕死的精神，一部印證于半山公墓（飛行失事喪生的，均長眠于此。）與后土共不朽，一部昇華為抗日時不成功，便成仁的軍魂。沈崇誨駕機俯衝出雲艦（日本之旗艦），傅嘯宇與敵艦同葬海底，高志航于周家口死戰歸天，李桂丹、林懷民、樂以琴、劉粹剛等拚掉日機多架後從容殉國，皆代表作。

不怕死精神的養成，教育、決志是基本因素，而不怕死的領導及帶頭示範，則有無比的影響力。當年先後主校政的毛邦初及周至柔兩將軍都是不怕死領導的實踐家，尤其周將軍，他雖出身陸軍，但主航校後與學生一同習飛。在理，以他主校政時的年齡及地位已不很需要習飛，但他為

什麼硬要學呢？實踐帶頭示範，不怕死之領導也。周將軍有這樣偉大的領導性格，因此他的勳業，不但在空軍中無匹，即在黨、政、軍中亦為翹楚。

救國熱情，航校先期同學，都是日本飛機炸彈及大砲彈將他們轟進航校的，所以其學飛非為喜新好奇，而純為抗日救國。他們有的放棄著名大學學業，有的放棄國外優裕的待遇，有的背離溫暖的家園。他們甘心冒險犯難，矢志殺敵，都是受了一股與日軍閥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所衝擊。

以上所列的寬橋精神，就是擊敗世界一等強國日本的精神。當此復國在望，吾人應將此種精神重振并加以發揚，蔚為反攻的精神資本。果爾，并配合其他方面的進步革新，則消滅毛匪，維護國際正義和平歷史任務，不難由寶島軍民共同完成。

筆者註 文中曾提及毛邦初將軍，就事論事，毛將軍在美國雖有不可原諒之污點，但在航校時期，的確表現很突出，故不忍諱寫入。

黎元洪傳

章君毅著

定價：拾捌元

本書將黎元洪一生自辛亥武昌起義至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兼及政情秘聞，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郵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賬戶